

從館訊到「教育資料與研究」 ——看教育資料館的成長

楊永慶

美援機構，遠矚高瞻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退，中樞播遷來台，爲了全面現代化、科技化，以整軍經武，反攻大陸，立即成立電化教育推行委員會及聯合監製教育電影委員會，教育部更於民國四十一年五月與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簽訂技術援助合約。四十二年初，該組織派遣電化教育專家來台成立技術援華處，協助我國發展視聽教育。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看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英、法、日等先進國家，爲了推動教育改革，紛紛成立教育資料中心，做爲教育問題之研究、改進暨教育資料之蒐集、推廣的重要機構。而我國類似的教育專責機構，則仍付之闕如，因此，爲了有效提昇國內的教育，利用這個機會，正式成立教育資料館。

現在想起遠在四十年前，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就能洞察機先，因應時代潮流，爲了教育的改革與研究，這麼高瞻遠矚的設置了教育資料館。同時在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教育資料館早期比較重視視聽教育，是有它的時代背景。

筚路藍縷，以啓山林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一日，教育資料館正式成立。當時政府剛剛遷台不久，人力物力相當困難。既無固定的館址又無正式的組織和編制，一切因陋就簡，實在可憐。根據陳前館長嘉言先生在「本館建館三十週年紀念專輯」一書中提到：「每月僅由教育部補助新台幣伍千元，爲經常費用，辦事人員亦多係借調兼任者，如孫邦正、褚應瑞、李寶和、陳道生、王煥琛先生等數人，辦公場所先借用板橋國校教師研習會，續借用獻堂館，而工作設備，多付闕如，此時期之困難情形，首任館長沈亦珍先生亦曾言『困於經費，不無稍感空洞，工作展開亦難』。惟開館各先進同仁仍能奮而不懈，同心協力，夜寐夙興，排除萬難，逐步推展建館之各項艱鉅工作，其奮鬥、努力情境，今日思之可謂『筚路藍縷，以啓山林』，實堪敬佩。」

一直到民國四十七年，國立教育資料館才得到當時的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以及美援會各補助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在南海學園的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四層平頂大樓上，興建五層樓的圓形大廈。國立教育資料館才有一個正式的家。也就是在民國四十八年

二月二十四日落成啓用，本館人員才正式遷入辦公，以啓山林，實在不易。

三組二台，日漸茁壯

成立之初，人員、經費雖然相當拮据，不過館內人員都相當賣力。分爲三組辦事，它們分別是：

1.教育資料組：原來的名稱是課程教材組，經常蒐集國內外各種教育資料，予以整理編印；編譯教育叢書，介紹新教育理論；；辦理各項教育調查，并予統計分析，以發現教育上之困難與需要；及從事專題研究編印研究報告，提供各界參考等。

2.視聽教育組：專門負責視聽教育推行，視聽教材教具審查、製作、研究等工作；審查並製作各種視聽教材教具，並配合全國視聽教育每年工作檢討會，舉行有關活動，製作各種教學媒體，提供學校教學之用。

3.教育推廣組：是本館直接提供教育推廣與服務各界的部門，辦理各種教育資料展覽、專題演講、教育座談等各種教育活動；設立全國教育資料展示中心，供各界參觀、研究。接待各界來賓參觀，分贈資料，并辦理教學媒體之流通與服務等。

4.教育電視臺：民國五十一年元月，教育部責成本館成立教育電視實驗廣播電台籌備處，并先行成立電視實驗台。經與交大電子研究所、中國電視工程傳習所同仁協力，於同年二月十四日第四屆全國教育會議揭幕時開播。五十二年十一月，實驗工作結束，同年十二月一日，本館教育電視廣播電台，正式成立。教育電視台之台址，設於本館七至九樓，最初僅使用一百瓦發射機及天線，發射範圍十公里。五十二年十二月改用交大電子研究所裝配之一瓩發射機，并建機房於台北圓山，發射範圍可及五十公里。五十三年四月，該台雖改裝美國ROA二瓩發射機，唯以限於法令規定，仍繼續使用一瓩發射。民國六十年，教育電視台奉令結束移併於中華電視台就是現在的華視。

5.教育廣播電台：廣播教育在我國已推行多年，而爲辦理教育設置專業電台，則自本館教育廣播電台開始。該台之籌劃，在四十六年即著手進行，四十八年十二月奉准籌設，教育部撥發新台幣五十萬元，於本館九樓設立教育廣播電台一所，購置一瓩之發射機一部，開始試播。爲謀播音能及於全省，分與中廣公司及省教育廳，洽定合作事項。并於四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正式開播，嗣因業務日形擴展，遂於學園獻堂館右側另建新台址一所，新建工程歷時一年，係洽由美援會撥給新台幣九十五萬元爲之。新廈落成後，教育電台於五十二年七月二十日遷入。如今，更是全面更新新軟硬體設備，增設彰化、高雄、台東、花蓮等四個分台，以及苗栗、宜蘭、玉里等三個轉播站。目前更積極籌設南投、澎湖等轉播站，預計在最近期間就能使全臺灣地區的空中教育全面完成。

從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看得出來本館，它的成立雖然不久但是它的規模比起韓國的教育開發院，美國的教育研究中心、法國的教育研究院都毫不遜色。

研究式微，一塊招牌

國立教育資料館雖然因緣際會的由美援機構的設計下，所成立的一個又有研究、又有科技的國家級機構，但是以一個四十年前的臺灣社會來說，國民所得偏低，人民能受教育的機會少得可憐，況且在「強人」的統治下，「官」大學問大，教育上的應興應革事項，只要上面的人一交代，下面的人等因奉此，一體遵行，萬事OK。何必研究？何必發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國立教育資料館不萎縮也難。因此，在民國四十九年，行政院核定修正的組織規程，即將該館各組改稱為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五十一年六月廿六日總統明令公布本館組織條例，雖然使本館之地位取得穩固的法律地位，但其所設三個業務組分別為教育資料組、視聽教育組及推廣組，已經完全消失了「研究」、「課程」等字眼。該組織條例一直沿用至今，對於本館的定位發生重大的影響。

以後，資料館又被視為社教機構，業務由教育部社教司主管。而本館基於教育理念所提出之來的年度工作計畫，則又不屬社教性質，自然不被納入社教發展的預算範圍內，以致每年工作計畫或中、長程發展計畫皆不被重視，而難以有所作為。

這些瓶頸，在陳館長七十七年到任之前一直無法突破。在這一段長達三十三年的漫長歲月中，雖然多位館長先後繼任，為教育資料館的發展而殫精竭慮，但無可諱言的，成就依然極為有限。誠如某位教育資料館的諮詢委員在提起這段歷史時，曾如此感慨系之的說：「教育資料館成立三十多年來，一直只是一塊懸在空中的牌子而已。」我們若知道教育資料館過去一直侷促在科學教育館的樓頂，只能靠著一部限載五人而又走走停停的電梯出入，便能體會這句話的辛酸與無奈，便能瞭解過去未能有所發展的原因，也就不忍有所苛責了。

看到這段辛酸的館史，也就不能不更感佩本館那些堅忍而又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同仁。如果沒有他們的堅持，三十多年來可能連「國立教育資料館」這塊招牌都沒了。

多元社會，重新出發

老教育家陳前館長漢宗先生發表接篆本館伊始，適逢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崩殂，臺灣的社會正式結束「強人」的統治。經國先生在中國的歷史上有相當傑出的貢獻，不管是政治建設、經濟建設、還是教育建設都有不可磨滅的政績。不過在「強人」的統治下，文武白官早已習慣聽命辦事，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因此教育的資料蒐集與研究仍不受重視。而「強人」的統治結束以後，沒人可以再依賴了，於是，當政者只好「解除戒嚴」，任令社會回歸正常。

社會恢復正常，加上國民所得提高，工商發達以後，各界自然而然的為了發展，進行各種「研究」。這種趨勢正是本館第二春的原動力。

陳前館長漢宗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出生基層，歷任臺灣省教育廳股長

、臺南市以及屏東縣政府的教育科長、竹東高中校長，台北市教育局主任秘書、臺灣省教育廳副廳長、臺中師範學校校長、教育部參事。不但學驗俱優，而且人脈很廣，他能接篆本館實在是本館的福氣，而他也在這難得的因緣上，確實的發揮了他的才華。例如陳館長設法使前教育部長毛高文瞭解教育資料館的主要職責是課程研究機構，而非社教機構，順利地將負責輔導本館社教司移到教研會。同時，陳館長提出許多確實可行的年度工作計畫，均衡發展三組的業務，並爭取到比以往較為充裕的經費。並積極拓展館外的人際關係，以獲致各方的支持與助力。使本館由科學館樓上正式遷入現址，由僻居南海學園之一隅，變成位居南海學園之正中，出入方便，對於提昇館譽助益甚大。而本館在年度經費大幅增加之後，加上同仁兢兢業業的努力工作，也使館務蒸蒸日上。此外，發行館訊將本館豐富的館藏資訊，有系統地介紹給教育界。

新人新政，氣象一新

今年二月，陳前館長漢宗先生屆齡退休，本館很榮幸的由前教育部國教司司長、台北市教育局長、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院長毛連塹先生接任館長。毛連塹先生是蜚譽國內外的知名學者，又是國內資歷相當完整的政府官員，本館在他的領導下，深慶得人。

毛館長連塹先生接任以後，以他豐富的學驗，鼓舞本館的全體同仁，「創造、思考」。他詳細的指示本館各組、室、台一些應興應革的事項，使本館在教育資料與視聽教育的資料蒐集、整理與研究工作，耳目一新，深獲好評。同時他也讓本館的組織編制重新研究，並設置各類各科教育研究專室，完成本館的教育學術網路。使本館的教育研究與教育資料，更為豐富、更為現代化。尤其，毛館長身負教育重任，不只兼任教育部教育研究發展委員會的執行秘書，更負責很多民間教育學術團體研究和推廣工作。也是這樣的因緣，本館的研究和發展，得到教育界的大力支援，而各界期盼本館的教育研究和發展工作也更為殷切。

有鑑於此，本館除了加強各組、室、台的業務之外，更將本館館訊更名為「教育資料與研究」，革新版面，也更新內容，以加強並擴大服務教育界。館長並採用陳主任木子先生的一幅作品，當作「教育資料與研究」的封面，它具有如下意義：

1. 學生因教育，人人活活潑潑、堂堂正正、有為有守的君子。
2. 老師因教育工作，個個為國之棟樑，挺立大地。
3. 社會因教育，和諧美好。
4. 國家因教育，傲立宇宙千年萬年。
5. 本館願盡一切，如陽光、空氣、雨水般永遠滋潤這塊教育大地。

我們深深以為一流的教育，需要一流的國立教育資料館，來服務教育界。在這館訊更名為「教育資料與研究」的前夕，撫今追昔，特將本館歷年來的成長過程做一追述，一方面自我惕勵，另一方面也由衷的慶賀這屬於教育界的新刊物之誕生。

編者按：本文作者現服務於本館擔任秘書職務。